

## 桥

□史国华

老者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琢磨这话无论从数理分析上还是从逻辑思维上是否讲的通,因为路比桥总量要多,桥比路建造要难!古人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可世上也本无桥,需过桥的人多了,是否就要造桥呢?

我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西南某山城调到南通,因工作原因经常要往返上海或苏南,当时的长江成了挥之不去的交通屏障,民间调侃称“南通难通,向南不通”。

那时候去上海需在南通港乘船,上午10:00始发,下午4:00左右到达十六铺码头。有时好不容易买到四等舱票,可乘务员看我年纪轻,执意安排我睡上铺,脱了鞋往上爬,很不方便,后来我就干脆买五等舱票,只坐不睡。

如果去苏南,则在南通长途车站乘车到十一圩后换乘客轮摆渡过江,再乘对岸的车前往目的地。摆渡客轮比帆船大不了多少,每当乘客登船时,身强力壮者一拥而上挤进狭窄的舱门抢占为数不多的座位,后来者只好在过道间站立,渡船船尾处柴油机一边“突突突”地吼叫,向对岸驶去。

1987年5月,我在上班时忽然听闻噩耗:十一圩摆渡客轮翻船沉没了。这起恶性事故造成了一百多人死亡。次日我正巧有要务赴上海,在南通港登船后,我和同事仁立在船舷旁,看到江面上仍有许多抢险队员在打捞遇难者遗体,惨不忍睹。不久后跨江客运改为汽渡了,乘客随汽渡船一同过江,不仅提高了安全系数,也减少了换乘的麻烦;南通和上海间还开通了高速客轮,通行时间压缩到两个多小时,总体方便了许多。

那些年每当身临长江时,我就盼着长江南通段何时能建造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了魂牵梦绕的期待。

记得我年少时也造过桥。读初中时,我家住在云贵公路北侧的王家园,学校则在路南被称为坨宝山的山脚下,相距好几里。每逢上学放学,我们便沿着农田间弯弯曲曲的小路往返。路中途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河沟,河沟中央放了块石头,平时我们都快跑几步在石头上垫一下脚就过了小河沟,女生胆小只好往北绕一圈,多走好几分钟路。一次晚上下了整夜雨,小河沟里的水快淹没了石头,上学时只见前面的同学在石头上垫一垫,竟滑进了沟里,瞬间成了落汤鸡。课间我们几个班干部异想天开,写了份造桥的申请报告送给学校张书记,获得了张书记的批准。

## 晨跑

□曹东亮

晨跑一年多,渐渐成为一种习惯,我用它来打开新的一天。乍来南通,对周边不熟,于是早起的晨跑就当作了锻炼加探路。天空湛蓝,大地辽阔,空气中吹来花香,这城市已经醒来。

新修的柏油路面严实而有弹性,跑上去很舒服,不时有路人三三两两匆匆而过,有些是附近工地的修筑工人,有些是赶集的摊贩,有些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

我跑着,遇见鸟儿们,不知名的鸟儿从灌木丛中飞出,叽叽喳喳向路旁田野中落去,还有那小河上贴着水面滑翔的白鹭,姿态优美,韵味欢快。

我跑着,遇见单车,一个头戴安全帽的骑车小伙儿双手张开拥抱的姿势,尽情笑着,在略显空旷的马路路上恣意飞驰。

我跑着,遇见田野,戴着草帽

## 玉兰

一瓣

张书记是三十开外的女领导,短头发,眉清目秀,虽然身着灰色的圆领两用衫,却仍活力四射。放学后张书记带着我们十几个同学,从学校木工房打了许多木板和方子,还有铁锤、钉子和像订书钉形状的“抓钉”,又从锅炉间借了锄头、铁锹,一行人浩浩荡荡到了河沟旁开工造桥。

河沟中央的石头经基础加固成为了桥墩,又借助锄头铁锹把两岸作平整,一块块厚厚的板材和方子通过“抓钉”建成了整体桥面,再与两岸地面夯实衔接,两个多小时后桥便竣工了。行人围着张书记纷纷夸奖是学雷锋做好事。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在浩瀚的长江上架桥实非易事:造桥首先要勘探水地质,要综合水文、水流,要顾及水上交通,还要有先进的冶金工业和先进的制造水平,更要有强大的财政收入和桥梁建设专业人才的支撑,这分明就是综合国力的体现。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毛主席欣然挥笔为之赋诗。十余年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独立自主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成了我国桥梁建设的里程碑,这当中深藏着多少科学家和建设者不畏艰难忘我牺牲的可歌可泣的壮举啊!

今年七月,期盼已久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建成通车了。

前些天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我驾车沿着江海大道、长江北路转通锡高速,一路向南进入了沪苏通大桥。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桥面上向前眺望,高耸入云的主塔似一条巨龙直插青天,气宇轩昂,一根根斜拉索银光闪闪,在视线间一晃而过,似让子弹飞,我仿佛穿越在时光隧道里,激情飞扬;通体透红的“逐梦江海”雕塑迎风屹立在大桥两端,豪迈潇洒中又有闲庭信步的从容,江面上波光粼粼,远方巨大的万吨轮也略显渺小,桥面下忽然传来风驰电掣般隆隆火车声……

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国在长江全线从源头到入海口开启了建设跨江通道的全新时代。2008年苏通大桥建成通车后,我们往返上海苏南便捷多了,很多人自豪地将苏通大桥提升到引领南通全方位融入苏南接轨上海的高度。有资料显示:目前长江上在建和已建成的大桥接近百座,更有杭州湾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等超级工程相继竣工,展示了祖国人民逐梦江海的累累硕果。如今的南通以公路铁路水运航空构成的立体交通拥抱着世界,“南通难通”已成为一去不返的历史。

## 心窗

片羽

的农人赶早侍弄着田地,那个佝偻而又坚毅的背影感动了我。

我跑着,遇见路旁生意红火的早点摊,简易的三轮车改装而成,热气腾腾,飘来豆浆的浓香。

我跑着,仿佛遇见十九世纪末的张謇,抱爱国热忱,倡教育文明,兴产业新潮,开启城市发展崭新纪元。

我跑着,仿佛遇见路遥,呕心沥血挥就《平凡的世界》,倾注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设着,奋斗着,氤氲着对生活、对事业深深的热爱。

我跑着,仿佛遇见明朝一代大儒王阳明,领会“知行合一”心学之精髓,感悟心怀天下、学以致用、襟怀坦荡,修身律己的真谛。

我感觉心随着这座城市一起律动,我不禁加快了步伐,汗流下来,滴到这片热土;路面在脚下延伸……



## 无论大与小

陈顺源

## 感动与恶寒

□汪晓远

记得买《八佰》电影票的时候,影评差点把我劝退:清一色的斥责电影。有说它篡改历史,有说它夸张,虚假。更多的是骂导演请孙元良后辈做宣传。豆瓣评分8.3,然后又被说是清水军……

好在我还是看完了。用自己的眼睛和心。

要说电影的魅力,我所认为一个是观感,一个是立意。当两者得以相结合的时候,就是值得肯定的好电影。以我个人所见,《八佰》做到了。

概括一下情节,就是国军死守四行仓库的故事。观感自不必多说。而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场战役,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结束与失败,也是全面战争真正开始的信号。此刻我们应当思考一个问题。抗战中那么多战役,为什么挑选四行仓库保卫战拍摄?

高一时学习抗战这段历史,那一章节的末尾有这样一个人物:抗日战争的胜利固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正面战场为红军牵制日本人的国民党军队。这个知识点似乎没怎么考过,也从侧面反映出很多人对抗战中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重要性的理解的缺失。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拍摄的目的所在:唤起人们对正面战场中牺牲的,同样是我们民族英雄的国民党军人的尊重。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评论的细

节:篡改历史是说升旗的情节应该是在保卫战结束以后;夸张是说地面不该有尘土飞起来;虚假是说租界没这么繁华。

诡诞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他们说的不错,是电影的瑕疵。但是,这重要吗?当我怀着一颗欣赏的心,以感性去品评电影,这些瑕疵都更像是一种艺术效果,得以从夸张中参见战争的真正残酷,也更能衬托八百壮士的勇烈。何故要拘泥于细节呢?

记得多年前另一部名为《1942》的电影,讲述的是抗战时候河南大旱,一个地主家是如何在天灾与人祸中家毁人亡的故事。那会我刚上初一,只记得里面的一些情景:百姓在日军的炮弹下无处可逃的绝望,一个女人可以换两袋米,还有虔诚的基督徒手持《圣经》,对着将死的朋友无能为力的悲哀……那是让我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的一部影片。我后来也翻了一下评论,里面大多数也是口诛笔伐之声:骂以悲情为噱头,骂导演道德绑架:你不看,你看了不哭,你是人吗?还有说是发国难财,拿曾经的灾难当赚钱的工具……

再回想《八佰》影评,不由地恶寒与无奈。

国人已经见过了太多劣质影片,在对那些影片的肆无忌惮的谩骂中也渐渐染上了或多或少吹毛求疵的心态。但凡一点差失,一点演员,导演的非正确行为,那

就是一部差劲的电影……再度感叹一下口水之上的中国电影业,使之沉沉浮浮的,有的是有心的键盘侠,但大多数是渴求一部真正完美电影的民众。

很多时候观众和电影其实都是指向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过程中都不知不觉偏离了方向。《1942》下的一条评论也让我十分印象深刻:“《辛德勒的名单》也没宣传,人家还把票房全捐给了犹太人屠杀纪念馆。再看看某导。”话意有所指,就是针对电影宣传时候的道德绑架行为和“发国难财”的谴责。可这不也是一种隐晦的道德绑架?这道德的制高点后,和电影本身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电影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有人把太多视线放在了电影以外的地方,甚至直接进行意识形态绑架。

卡尔维诺说:“一切小说最终的含义都包括这两个方面:生命在继续,死亡不可避免。”小说如此,电影亦然。当我们把自己的视野真正转到这部电影上去,当你感动于八百壮士守护身后四万万人,传递抗战火种的身影,而非专注于他们脚下的尘土,当你震撼于他们不惧死亡,用血肉之躯护住旗杆的场景,而非执着地重复“这里不该有这个情节”这个想法,你才能明白,电影的最终含义,以及其真正的迷人之处。

## 灯下

漫笔

天会织女,甚至是一群织女,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堕落?

三十年前,我在一家乡镇企业谋生,由于身有残疾,加上没有了父母,备受歧视与欺凌。我不甘心,悄悄自学,参加高等学校自学考试,第一门考了61分,由此,心中亮起了一点的曙光,想考完13门功课,改变命运。那时,我还常常有豆腐块在报纸发表,只是稿费太少。正当我在屈辱的生活中努力抗争时,有位姑娘悄悄来到我身边说:我爱你!

那不仅仅是我的初恋,也是生活中的太阳。厂里人都知道了,纷纷议论:怎么看上他?家里穷,还是个残疾人,连父母也没

有。也有人说:不要这样说,灯下草要开花,苦菜花也要开花。

但在“王母娘娘”的压力下,我与“织女”分手了。不久,我离开家乡,离开那家伤透了我心的工厂。

迫于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外颠簸流浪,居无定所,一心忙于经营,文学梦随之搁浅。

十多年后,我重新回到家乡,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中年大叔,人生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不不知道,我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我怀念年轻时的七夕。在人生最落魄时,有个人悄悄对我说“爱你”,那是永远的记忆。

## 七夕

□顾义忠

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在七夕的晚上,躲在韭菜田里,会听得到牛郎与织女的情话。那时想:牛郎与织女好不容易一年见一次,会讲些什么?

现在科技发达,每到七夕,商家铺天盖地宣传,手机上有各类牛郎织女相会的视频。想想而今的牛郎与织女相会,再也不需要千千万万只喜鹊去辛苦搭桥,牛郎与织女的情话也不用等见面说,手机里随便倾吐衷肠。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从前的浪漫,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的纯真与浪漫在商业化的洪流冲刷下所剩无几。搭建鹊桥的喜鹊早已让位给工程承包商,当今有了金线与地位的牛郎可以天